

最是难忘 郭敏

永远敞开的家门

那一年,他刚刚18岁,正在上高三,正是班里所有的同学刻苦学习准备最后冲刺的时候,他却迷恋上了上网。那些日子,他千方百计地变着法儿向父母要钱,偷偷摸摸地去网吧、逃课,甚至夜不归宿。时间长了,学校里下了要开除学籍的通知,到这时,他的父母才知道他在学校干了什么。

父母开始苦口婆心地劝导教育他,无奈他已经网瘾入魔,父母的劝说只能引起他更大的叛逆,他甚至对着哭泣的母亲咒骂,打砸东西,父母已对他没有一点办法,后来,他不再去学校,而且离家出走。刚开始,父母不放心,整夜整夜地到处找他。那是个北方的冬天,雪一场一场地下着,每个深夜,他的母亲都奔波在寒风呼啸的小城的街道上,一家网吧一家网吧地找,往往是夜很深了,大街上已经没有人影了,可他的母亲,还是不舍弃。可是找到又能怎样呢,无非还是一次更伤心的争吵,然后是他还会一如既往地坐在装有空调的网吧里,母亲会独自一个人哭着回家。

伤心极了的父母,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不再管他,不给他钱,不再管他的衣食住行。他的父亲,不再让他回家,声言要与他断绝父子关系,可这一切又能改变什么呢,对他来说,他只觉得自己彻底解放了,不再有人约束他了,他天天在外流浪,把自己手中的钱花光以后,就吃同学的朋友的,整整一个月,他竟然真的没有回家。

一个月之后,他什么也没有了,因为没有钱,网吧再也进不去,他变成了真正无家可归的流浪儿,这时候,他想起家,想起往日每次回到家中,饭桌上都有的可口饭菜,想起家中那些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他是真的想回家了,可是又一想,父亲已经扬言不再承认他这个儿子了,并说不许他再回那个家,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在家门外偷偷转了大半个夜晚,直到夜深人静,才试着回家。他抬手敲门,才发现门是虚掩着的,他悄无声息地摸回房中,才发现桌子上放着一大碗米饭和他喜欢吃的青菜,他顾不得多想,端起饭碗一顿狼吞虎咽。

他听到父母的卧室门响了,他吓得停下吃喝,以为父母一定会对他吆喝打骂,说不定还会把他撵出家门,可是,父母的脚步轻轻的,像是怕要吓着他。他们一定发现是他了,他们又回到了卧室,轻轻地叹息着。也就是从这一刻起,他的心里突然很不是滋味,他一边哭着一边吃,他知道,在他不回家的日子里,母亲一定是天天给他留着门,桌子上永远都放着他最爱吃的饭菜。

灯下漫笔 青铜

自从来城市后,因无力购买商品,我一直租住在城中村。在这逼仄之地,阳光竟成了奢侈品——这些城市新农民因为失去田地,建起了大批出租楼房,为了使收益最大化,他们在建房时精打细算,楼间距、容积率一概让位于得房率,那些本来朝阳的窗口从此再无缘于阳光。

去年冬天,我费尽心力才找到这间位于六层的朝阳的房子,美美地享受了一冬的阳光。不料今年秋天,对面楼的房主竟将原有的六层楼房拆除,建起了九层高楼。幸运的是,对面两座高楼间留下了半米宽的缝隙,每天上午11点53分,阳光会准时穿过这道狭窄的缝隙,投射到我的窗口。五分钟后,它会再度消失,把阴影和余温留在房间里。这倏忽来去



人生讲义 秦若水

在外出旅行的车上,看到一个美丽时尚的少妇,绿衫绿裙,温文尔雅,我依仗自己是女儿之身,便毫无顾忌地盯着她看。没想到,我的目光感应了她,她扭过头反看我。一看不要紧,在她脸上,我瞅出了一种陌生的熟悉。诚然,她也认出了我,我俩几乎同时喊出了对方的名字:于晓诗!秦若水!认出一个人往往是她骨子里的东西,比如说,相伴终身的说话语气、口头禅,低头一笑等无意识的个人特色标识。我就是通过于晓诗忧郁的眼神认出她的。

我们挤在一个座位上互相询问对方的现状,她现在开了一家美容院、一家女子形象设计中心。于晓诗的事业恰巧是我的最爱,我滔滔不绝地询问有关女子形体塑造和美容的一些东西。有好几次,于晓诗张口想说什么,都被我漫溢的谈话热情强盖下去。终于,在我口干舌燥喝水的空当儿,她急切地问我是否还记得余如如。

余如如是我的中学加大学同学,我俩的

联系还是相当频繁的,几乎每个月都要见上一面,喝茶聊天。如如现在在洛阳开了三家连锁品牌专卖店,属于先富起来的那一小撮人。立马,我翻出余如如的电话号码给了她。于晓诗一边接过电话号码,一边说,如如是我的债主,我借她一百元钱还没还呢。你现在都小康了,还欠外债一百元?我有些不太相信。是啊,十三年前,我们都还是一个学校的学生,当时,我父亲病故,我们又面临高考交费,所以,家难当头,就借了如如一百元钱。

电话接通后,于晓诗说明原因。余如如早已不记得此事,现在外面欠着她几十万呢。于晓诗说,十三年来,每到月明星稀的夜晚,每到年终盘账时,那一百元钱像长了脚似的,自己就跑了出来,在她眼前晃荡。没钱时,是没能力还;有钱了,找不到债主。这些年来,她一直都在寻找余如如。

其实,于晓诗完全可以不必还那一百元钱。一百元钱,对她,对余如如来说,都不算什么,也许是一壶茶,两杯咖啡,更何况时间

买房就是买阳光

的阳光,精确到半米、五分钟,多一寸、多一秒都是奢望。在这五分钟内,我仿佛一个铁窗后的囚徒,贪婪地张开全身的毛孔,以为它能够渗透到我的血管。我闭上眼睛,幻想自己周身生出弯曲的枝条和新绿的叶片,顺着阳光的方向攀援生长。每当此时,脑海里总会浮现出俄罗斯诗人巴尔蒙特震撼人心的诗句:“为了看看阳光,我来到这世上。”

巴尔蒙特的诗让我想起童年时居住的乡野,那里的阳光是巨幅的,它的广博,人世间的任何尺度都无法测量。它最无私,普照着天地间的万物生灵,从一株小草、一朵野花到一棵大树、一座房屋,甚而同整条淮河以及河滩上星星点点的牛羊,连同水洼中的泥鳅、小虾,都能尽情享受它带来的温暖。在那里,不分贫富贵贱,也无论茅舍瓦房,都拥有一扇朝阳的窗。同是阳光,到了城市里,为何被裁剪到只有奢侈的半米?

对于如我一般的城市漂泊者,能有栖身之地尚且不易,已无心再奢谈阳光。当深夜楼下仍传来刺耳的电锯声、搅拌机声,当清晨楼下传来嘈杂的车声、叫卖声,当大风裹挟着沙土、纸屑、塑料袋扑打在窗玻璃上,静谧、温暖的冬日暖阳早已成为远去的怀想。于是,纷纷生出买房的伟大理想,因为,买房就是“买阳光”。为了一扇属于自己的朝阳的玻璃窗,我们日复一日地努力,却发现阳光越来越远——房价的上涨远远超过了薪资上浮的尺度,而阳光的宽度取决于钞票的厚度。

精品女子不欠债

今年的冬天来得晚,倏忽间冷起来,却仍是刀子一般。天寒地冻,越发渴望阳光的温暖,仿佛一株冬天的植物,亟待从阳光中汲取生存的力量。无奈,阳光如此宏大,于我却只有半米,在楼群狭窄的缝隙里。

当半米阳光离我而去,我常常一厢情愿地想要生出翅膀,飞向温暖的南方,我甚至想,假若我能够像熊那样冬眠就好了,一觉醒来已是春天。

久长,债主早已忘却此事。于晓诗说,如如忘了,自己却记着,那钱一天不还,她的心就不安,总觉得欠如如很多。多得已经超过了那一百元钱本身的价值,比如说,是对友谊的玷污,是对紧急关头帮助过自己的朋友的一种背叛。还了债,是一百元钱的事,不还,便质变成良心债。

不知怎么,我想起了另一个不欠情债的女子。《庄子·盗跖》中说,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柱而死”。尾生抱柱死后,那晚至的女子,抱着尾生的尸体号啕大哭,然后投入滚滚河流,了却此生。其实,她完全可以不死,她满可以扭头回家,以她的花容月貌再找个大户人家。这种债根本不必还,对方已不在世上,不会指着鼻子来讨债。但那样的话,她享受着韶华,便会背负着对尾生的歉疚,有生之日永无安时。

世上最难还的就是良心债,一旦欠上,便愧疚终生,坐立不安。聪明的女子都明白,什么债都不欠,才会睡得安稳,活得踏实。

Advertisement for 'WS-101C型周林频谱保健治疗仪' (WS-101C type Zhou Lin Spectrum Health Treatment Instrument). It lists various ailments it can treat, such as bronchitis, hypertension, and joint pain, and provides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the manufacturer.

A large advertisement for financial services, featuring several companies: 河南邦成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Henan Bangcheng Investment Guarantee Co.), 郑州市安信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Zhengzhou Anxin Investment Guarantee Co.), 河南鑫瑞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Henan Xinrui Investment Guarantee Co.), 河南兴邦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Henan Xingbang Investment Guarantee Co.), 河南嘉信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Henan Jiaxin Investment Guarantee Co.), and 河南鑫惠抵押贷款 (Henan Xinhui Mortgage Lending). Each company advertises services like investment, financing, and mortgage loans.